封面设计：黄　蕾
封面题字：李仪可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18辑

一九八五年九月出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目　录

回忆孙麦新同志……陈永根（1）

抗战烈士陈炳炽史略……陈恩海（3）

抗战时期的“五游”政工……甘　霖（4）

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二三事……陈锦源（7）

战时见闻杂忆……李达生（9）

我们在战地抢救难童……周彬文（13）

记日军在大泽区的烧杀暴行……谢　悦（15）

江会沦陷后的古井……林达天（17）

新会县府偏安天亭的概况……林瑞尧（23）

抗日战争期间新会新闻事业概况……伦海滨（26）

文明书局对抗战宣传的贡献……何卓坚（38）

抗日战争初期我任国民党新会县党部

特派员的回忆……李淞甫（43）

独立二十旅旅长张寿在潮汕抗战的表现……张荣焯（63）

战时第四战区官佐家属的生活和遭遇……何坤巽（69）

马来亚抗日救亡活动的回忆……温　宁（73）

新会城街名考：公园新村、公园路……朝　练（2、78）

回忆孙麦新同志

陈永根

孙麦新同志是上海人，抗战前，曾在上海保险公司当职员，他和音乐家聂耳是亲密战友。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今天的国歌）对鼓舞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首歌曲也打动了麦新的心弦。那时他也谱写《大刀进行曲》，歌颂当时以大刀和日寇肉搏的义勇军，受到广大人们的欢迎。

一九三九年日寇大举侵犯华南，他受中共之命在韶关参加第四战区游击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被派到第四战区第五游击纵队政训室当政工队队长，当时政训室驻在开平县单水口，我也在那里做宣传工作，因此和他相识。

麦新同志那时不过二十多岁，体格坚实，穿着朴素，满口上海话，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除了白天带领政工队员积极参加抗战宣传工作外，还在深夜埋头创作歌曲。我们政工队的队歌，就是他写的，唱起来很激动，到现在还记得。歌词是："同志们，我们是抗战政治战斗员！（重句）上马拿枪，下马拿笔，一面教育士兵，一面教育群众。工作中，我们要刻苦耐劳，以身作则；战斗中，我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我们活跃在前线、在敌后、在乡村，发动广大的战斗力量，前后夹攻，把敌人消灭干净！"这首歌对队员鼓

舞很大。他还写有《空军进行曲》："跳上战斗机，把马达开动（重句）！我们高飞，向上高飞！我们在战斗中，冲上去，把敌机消灭得干净！"他到五游政工队以后，我们的工作便活跃起来，前线后方都有政工队员的足迹。他把所作的歌曲二十多首收集起来，铅印出版了一本《游击歌声》（我用木刻刻画出一个游击队员拿着武器高唱革命歌曲的形象作封面），发给前后方军民歌唱。因此，那时五邑每个角落的人们，都热情地大唱麦新的创作歌曲。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五游政训室政工队被迫解散，麦新同志就离开五游，北上延安，后在晋察冀边区当宣传部长。一次，晚上出外工作，被埋伏在路上的国民党反动派用枪扫射，麦新同志身中两弹，当场牺牲。当时晋察冀边区军民对他的牺牲，都表示了十分悲愤！

麦新同志离开了人间，已有四十多年了，他的歌声，常留在我们的脑海，他的歌词，将长留在人间。闻麦新同志死难的地方，人民已为他树立了烈士纪念碑。麦新同志永垂不朽！

新会城街名考

公园新村

朝练

公园新村原是中山公园部分旧址。一九二九年县政府辟西山为中山公园，利用旧城墙作为登山的通道，前有"中山公园"石牌坊。

会城沦陷后，遭敌伪破坏，附近民房也荡然无存。胜利后，县平民医院迁到山上，建有房舍。由于远离民居，就诊人数不多。解放后房舍拨作一中师生宿舍。

八十年代城建部门将山下附近旷地兴建民房，命名为公园新村。

陈恩海

抗战烈士陈炳炽史略

陈炳炽是沙堆区沙西乡东成里人，父亲陈典虞侨居加拿大。炳炽早年肄业于广州市立第一中学高中部，当时痛感民族危机之日深月重，久抱救国救民之大志。日寇发动七·七侵华战争之明年，愤然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飞翔于云南昆明上空，习武于翠湖园地，后又在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三九年任国民党陆军第五十八军上尉参谋，一九四〇年春又在第九战区干训团学习，同年调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务团上尉连长。一九四一年调任陆军暂编五十四师上尉副营长，一九四二年冬升少校团附，一九四三年春再升少校营长，同年冬殉国于湖南汉寿县之黄岭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年仅三十岁，葬于南岳衡山忠烈祠。当时遗有老父孤子（老母和发妻早年乡间霍乱流行时相继死去）。

炳炽于青少年求学时期，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及至戎马倥偬，治军严明，严于律己。疆场杀敌，身先士卒。乡人暨海外华侨以他忠于祖国，忠于民族，为之树碑立传，永垂不朽。纪念碑建于一九四八年，矗立于沙堆将军山之阳。碑上方镶嵌炳炽瓷像，碑正中刻着“陈故营长炳炽纪念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碑右边是“陆军暂编五十四师二团一营少校”，左边署名“薛岳”；碑的左侧有张发奎题字：“浩气长存”；右侧面是黄镇求题字：“忠魂不朽”等，历时二十载，烈士英姿飒飒，游人过客，望之肃然起敬。文化大革命期间，石碑因遭“四旧”罪名而被毁。乡中人希望重建石碑，以慰英魂。

抗战时期的“五游”政工

甘霖

“五游”是第四战区第五游击纵队的简称，是在江会沦陷后成立的。司令部设在开平单水口，司令官是马少屏。当时新会的双水、天亭和敌后的礼乐等地都属副司令周汉铃的防区。

“五游”政训室整个机构的人员是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配套下来，这些人员，都是由招考和经过训练来的。当“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翌年（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了，我怀着抗日救亡之志，毅然辞了教师之职，决心从戎，当时，适广东省西江行署派陈精仪来江门招考政治大队，我和许多青年都应考录取了前往广宁县古水乡受训，吃了几个星期的“砂谷米”饭，因为行署撤销，这个政治大队奉命到韶关改编。队伍到达西江县龙归圩，旋由第四战区派员来考

试甄别，录取了七十多名，我是其中之一，连同香港同胞回国服务团的青年共一百名，在韶关设立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四战区的参谋长陈宝任班主任，舒模，孙麦新担任教歌咏，赵如琳教戏剧及化装术，此外还有抗战建国纲领，民众运动，军队政训、情报工作、游击战术等课程，都由战区的高级军政人员担任教官，司令长官张发奎也经常到班里讲话，这个干训班就成为各个游击区的政工人员的摇篮。

一九三九年四月新会沦陷了，我们在游干班受训的四邑同学闻讯，一致要求打回老家去。是年四月，游干班结业了，分别组成政训室派到几个游击区，那时我和陈思奋、林坤、朱国华、林华厚、张粤、雷奔、邓雄亚、司徒辉、吴昶、郭平、文兰……等二十人，组成政治队，队长孙麦新、政训室主任李汝恕，秘书朱河康等都派到第五游击纵队司令部，大家除了穿军装外，干训班还发给每人一套黑色便服。一块包袱，由李汝恕率领奔向“五游”。“五游”政训室在开平单水口西卡建立后，韶关游干班，又派李路、何传阁等几人来“五游”，加上接收了当时随李务滋从江会退出的一班男女青年学生如陈雪娇、陈同、陶卓、欧阳伯雄等编为一个政治工作队，由张粤任队长。还吸收了林桑、陈永根、郑长荣等几位美术人员专搞漫画壁标宣传，刘适文负责编刊《游击军报》……从此“五游”的政工同志就活跃在前线和敌后了。那时在新鹤前线的北洋、张村等乡动员壮丁参加“社训”，女同志并深入农村组织妇女识字班，专做宣传动员工作。又在石咀、天亭、双水、公益和单水口各地组织军民合作站，大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到处绘制漫画，书写标语，在开平单水口江边的黑山上用白灰水写了

“抗战建国”四个大字，过往船只很远都能看见。在闹市利用军民联欢晚会的机会，演出了许多话剧。在台城、三埠、赤坎等地又演出过《雷雨》《反正》等话剧，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最为生动。

我们还以政训员的身份派到游击队去工作。那时周汉铃曾安排我在他的较正规的独立大队第一中队当政训员，中队长是周福，队伍分驻在圹河，龙头一带。我有时和官兵们讲讲时事，或谈谈心，和他们一起生活。我曾随这个中队夜渡官冲，里应外合收复古井，活捉了伪华南军司令方正华。

“五游”政工在这一时期是很活跃的，有时分散深入军队或群众中去，有时集中搞宣传和动员工作，政工人员时分时合。大家的思想只有抗日救亡，所以不畏艰险，后来竟遭到当地国民党县党部歧视，还诬蔑“五游”政训室是个共产党机构，进步的青年有共产党嫌疑。他们甚至密告到战区去，当时朱河康、孙麦新、林华厚等同志被迫离开“五游”北上了。李汝恕为了要向顽固势力斗争，任用黄虹为政训室秘书。不久，“五游”改名为第七战区挺进第七纵队（简称挺七），上级派彭林生任“挺七”司令。那时“五游”政训室改名为“挺七”政治部，派潘作良为主任。于是“五游”的政工同志就先后离开了。

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二三事

陈锦源

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组织社会上的爱国青年，甚至自己的党员参加国民党军队，或其军队所属的政治工作队中去。这个做法对提高军民的民族觉悟，增强军民的团结，组织全民的抗日战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忆述一下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九日，日寇侵犯江门，地下党组织为了发动群众抗日，四月一日集结新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城队员，在会城河南的新会商会住宿和工作。当天晚上，日寇迫近会城，党组织即指定吕拾、陈云英、谢健等同志和我一起，带领队员连夜集体撤到田金乡。数天后，把我和李天焯、何屏仙、陶卓、何雅、陈四宝等十多位抗先队员调到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七团政工队去工作。在该队工作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们曾向五和至开平水口沿线群众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破坏公路，慰劳部队，抢运伤员。我们也曾亲上营部，对士兵进行宣传鼓动并配合救护伤员。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志来到前沿阵地——五和百足山顶慰问战士。忽然敌人打炮过来，战士教我们利用地形掩蔽，敌人炮火越来越密集了，战士们催促我们赶快撤回营部，并说："你们学生仔都敢上火线，我们一定坚守阵地，日本鬼子敢过来，我们一定跟他们搏死活。"另一次，有几个光荣负伤的战士鲜血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流，被抬到营部，我们几个青年人虽然缺乏救护常识，但凭着一颗火热的爱国心，迅速地给伤员剪开衣服，进行消毒和包扎伤口，灌药喂粥。为了抢救伤员，大家都忘掉了疲劳和艰险。经过我们努力工作，保七团的战士和政工队的同志亲如兄弟，他们都经常对我们说："日本鬼子欺负我们中国，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坚持全民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一九三九年冬，我被党组织调派回家乡——崖西旺冲乡当模范自卫队队长，又派黄芬同志为指导员。当时乡里已有个更夫队，是靠收不更谷来维持，掌握在长房的封建势力手中。模范自卫队靠本乡侨户捐款维持，是地下党组织通过"白皮红心"的乡政权来掌握。目的是利用本乡侨户的枪枝，组织武装队伍，抗日保乡，维持治安，严禁烟赌。模范队队员不吸鸦片，不赌博，不偷东西，纪律严明，以身作则，绝不侵犯人民群众利益，对于侵犯人民利益的封建势力则坚持斗争。对本乡的禁例，一定要严格执行，不畏权势，不欺弱小。模范队除轮班日夜值勤外，还定期给队员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并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我任职的半年时间，一次，乡长的胞弟偷乡民的东西，长房的人偷斩公家的竹子，自卫队都坚决按照乡规民约执行处罚。相邻大乡大族向来欺负我小乡小族，人畜经常进乡破坏生产，造成全乡人心不安。模范自卫队成立后，我乡跟邻乡相约，各自管教乡民，如盗窃损坏别人生产、财物，都要按价赔偿。曾制止外乡恶人拿枪到该部队周围打雀，和放牲畜下田破坏生产。这样，乡内治安大有好转，压制了反动封建势力的邪气，并取缔了在乡内开设烟馆赌场，建立了抗日的革命秩序和环境卫生制度，模范自卫队受到全乡群众的称赞。

据巢健同志反映，我离开该队后，曾于一九四〇年六月盘据在对岸古井的日伪约２００人，乘着十多只橡皮艇侵扰旺冲、黄冲一带。旺冲党支部在敌人进犯前三天已接到上级通知，严防日伪进犯。为了迎击敌人，当即一方面派青年民兵陈华琪、陈国恩等护送全村妇女、儿童和老弱有组织地撤往本乡望牛岭葵棚躲避。另方面指定党员梁和洲、黄芬负责指挥模范自卫队和武装民兵，随时迎击敌人。由于模范自卫队作好了战斗准备，加上黄冲乡青云里、文荣里两地自卫民兵队的协作，使敌人处处遭到自卫队抵抗，无法动弹。因此，日寇虽然用密集的炮火掩护强行登岸，并占领了凤山和冲口而不敢进村，只停留了两个多小时便溜走了。狠毒的敌人撤走时把冲口渔民的木屋，和停泊在冲口一带的大小船只约二百艘放火烧毁。在战斗中，队员陈巧许因负重伤而光荣牺牲。这次胜利的自卫战，当时受到中共新会县委员会表扬，也受到国民党县府传令嘉奖。这个模范自卫队的队员，后来有的成为共产党员，也有不少人是党在解放战争中的可靠力量。

战时见闻杂忆

李达生

江门、会城相继沦陷后，几年之间，新会由原来四个行政区所属十六个自治区，分成三个不同性质的区域。一是国民党政权所管辖的国统区。包括较完整的有五区（棠下）、

六区（罗坑）、七区（双水）、十区（司前）、十四区（崖西）一带地方；二是半沦陷区，包括八区（三江）、九区（古井）、十三区（礼乐）、十六区（睦洲）和七堡等地；三是沦陷区，主要是江会两地沿交通线附近地方，如一区（环城）、二区（江门郊区）、三区（杜阮）、四区（外海）、十一区（会城）、十二区（江门）、十五区（大泽）等地。

这三个地区，有时“和平共处”，自由往来，互不侵犯；有时利害冲突，发生火拼。每次发生战事，有的人房屋被焚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人趁火打劫，乘机搏乱，发财致富。在战争年代中，人的性命财产是没有保障的。作者因生活和工作关系，和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国统区六年，半沦陷区一年，也曾去过沦陷区，耳闻目见的事情不少，世事沧桑，云烟过眼，往事也随流水去了，但有的还是记忆犹新，终身难以忘怀的。

一、身份证、良民证：抗战期间，新会划为战地编制，为巩固后方治安，提防日敌汉奸混入破坏，国民党政府制发国民兵身份证。除公教人员外，一般群众由18岁至45岁的男性，都要领取身份证，由区乡公所办理。身份证有64开纸那样大，用纱纸印黑字，战时一切从简，不用贴相片，只填写十只手纹的图形，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等，每人要随身携带，准备随时检查。由于群众不习惯携带，遇到突击检查，就惹起麻烦了。司前区的边境，一支竹篙横跨新会、开平、鹤山三县。一次圩期，正当最旺时候，乡自卫队就突击检查身份证，不少人没有携带而被扣留审查，要找店铺或当地熟人担保才释放，不少人被勒索财物。别的地方也曾发生

同样事情，人民怨声载道，却给乡自卫队一个发财机会。

沦陷区的情况，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要领取良民证。是布质印红字，有衣服口袋这么大，填写姓名、年龄、住址等项，扣在衣襟上。半沦陷区的人一般也领有良民证，以便出入关卡，伪军有时会拿着良民证查问。因出入关卡，见日伪要行鞠躬礼，有的由于害怕，对答得不清楚，就遭到毒打或扣留，有人借用别人的良民证，回答错了，被认作游击队，有被杀头的危险。出入沦陷区，如入鬼门关，凶多吉少。

二、保护费，买路钱：国统区和半沦陷区的大路上，相隔不远就有一间草棚，旁边插着乡自卫队的旗帜，站着一两个手执长枪，身穿便衣的大汉，路傍放着一顶翻转的铜鼓帽，过往行人都要放些钱币下去，名曰“保护费”，小贩更被看货勒索，交了买路钱才能通过。如天亭到台山大江，天亭去石咀牛湾，或去黄冲三村等地，都有自卫队收保护费，真是十步一关，五步一卡，不给保护费，则寸步难行。但交了保护费并不保证安全，走到僻静地方如天湖迳，沙富迳，上凌的五指树附近，就有拦路抢劫的事情发生。因此行人早晚间都要结伴同行，互相照顾。

三、发水米、砂谷米：人是要吃饭的，抗战期间农民生产的粮食，都操纵在地主富农和米商手里，米价不仅一天几变，还将刚磨出带热的米，放一煲水在箩内，明天出售时，水煲的水已被米吸干了，这就增加米的重量，有的甚至将幼砂渗在米内。奸商骗人是不择手段的。有人计算过一元国币只买得白米37粒，真是米珠薪桂的年代。

四、公粮、敬师米：一般靠工资收入的公教人员，每天两顿白饭也难维持，只能早餐喝粥，晚餐吃饭，或将南

瓜、番薯和米同煮，尽量减少米粮开销。1942年田赋征收实物，公教人员每人每月配给公粮两石（每石稻谷62.5司斤），有时还不能按时领取。配给的公粮并不一定在附近粮仓提取，我在司前区工作，就要到天亭附近提取，因路远只可将提粮单托田粮处的人员代领，他们借口是仓底谷，就压低价钱，这样的七折八扣，两石公粮再买白米时只够个人吃了。为了节约些，只好吃玛瑙饭（红米）、喝翡翠汤（开水和青菜）。这两句话，可想当年人们的生活情景了。

乡村教师，没有公粮配给，生活更苦。可是国难当头，教师们都紧守岗位，不单教好学生，还担负宣传抗战，唤起群众树立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获得当时社会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同情。有的家长为了不使教师们挨饿，自动送米给教师，名叫“敬师米”，这种自发的敬师行动，很快普遍推行。群众的诚意，深深感动教师。后来聘请教师就以米代薪，每月一二箩谷和几十元菜钱（校长和主任就略高些）仅可以维持个人的生活，说不上养妻活儿了。教师生活尽管艰苦，为了抗战，绝少怨言，跑到沦陷区去做顺民的，更少见到。

五、弃婴、路尸：在那战争年代，正直的人其生活之困苦，在今天人们是难以想象的。大人难过活，小孩也不易生存。弃婴的事情普遍发生。1943年，新会县府在天亭附近的西村筹办一间育婴院，黄轶群为主任，收容各区乡贫苦人家无力抚养的婴孩和弃婴，约有一百多个。由于营养和医药缺乏，这些婴孩，能够生存下来多少，却没有人去统计过。

除了弃婴。还有路尸，其中不少还是侨属。1941年冬太

平洋战争爆发，港澳和海外交通中断，侨眷突然断绝经济来源，生活艰苦，初期变卖衣物度日，也维持不久。新会县府曾设立侨属侨眷信贷社，由黄伟负责办理，发放贷款救济侨户，委托区乡公所进行调查情况，填报名册，经过审查、批准，分期发放贷款，有的乡公所假造名册冒领侨款，这由于手续完备，盖有乡公所和乡长的大印私章，假也以为真，有谁去调查核实呢？真正困难的侨户有多少领到贷款，实属疑问。有的在领款途中饿倒路傍。会城路尸更多，善堂每天就收殓二三十具。这样的人间惨剧，真是闻者伤心，见者泪流了。

我们在战地抢救难童

周彬文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们十多位青年男女接受中共开平地下党分配到新兴县里洞乡开辟新区。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国民党动员会派我们去韶关集中。我们从新兴城出发，步行路经肇庆、四会、英德、清远，当时恰值旧历春节，路上买不到食物，连水都喝不到，就煮些番薯充饥。走了十天左右，才到达曲江，同志们所穿的草鞋都破了，脚上也起了水泡，到韶关后住在师范礼堂。这里是全省“抗先”队员的集中地。

中共韶关地下党设法将我们三十多个女同志安插在吴菊芳主持的广东省妇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工作。该会筹备建立五个儿童教养院，派我们到各战区去抢救难童。

恰巧广东省济振会派工作队往前线振济，我们便与振济队一起到四邑去工作。

战时交通困难，我们风餐露宿，几经跋涉才到开平水口镇，跟着就转往台山县城，随即派出四人绕道入战时新会县府所在地天亭，与新会县府联系。知道大泽、田金等乡几番被敌人抢劫，急待善后。我们便从天亭绕道台城，再经开平水口镇来到司前地区。

到达司前后，得到河村乡长汤有方的关怀、照顾，安排我们在汤氏祠堂住下来。

我们没有工资，到了司前后，曲江方面没有汇款给我们。只吃当地乡公所的救济粮，每餐只有头菜豆豉，有时仅吃几条番薯充饥。我们生活虽苦，但听到的见到的比我们更痛苦的事情到处皆是。被敌人抢劫过的乡村，到处嗅到火药味，我们逐家逐户去访问，鸡犬猪牛全无踪影，有些房屋还在燃烧。妇女抱着小孩在痛哭，向我们诉说他们的遭遇。妇女逃难到别处去，待敌退后回家时已家散人亡，衣物杂货被抢光，连几粒谷种都烧焦了。男的走避不及就被拉去当夫役，女的被强奸至死。

我们到司前、大泽、田金等乡村去宣传，把10岁至16岁的难童收容起来。这些儿童有的是孤儿，有的是穷苦人家的儿女。都是收容的对象。我们把他们集中在司前的一间祠堂里，待有三十多名时就送走，先后送了三批难童到达曲江。路上的艰难困苦比我们从曲江来四邑时更甚，带着这么多的瘦弱的儿童，不但忍饥抵饿，还要躲避敌机的袭击。最后把他们带到曲江安置在连县儿童教养院，使他们得以长大成人。

今天回顾往事，眼见今天少年儿童幸福生活，与当年辛酸的岁月对照是多么鲜明啊！

记日军在大泽区的烧杀暴行

谢　悦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翌年三四月间，江门、会城相继沦入敌手。当时守卫江会地区的广东省第一保安司令部属下各个团队，狼狈不堪地从江、会撤出一直向西撤退。日本侵略军占领江、会后，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从会城倾巢出动，沿新开公路向西“扫荡”，在大泽区内，沿途见人就杀，直到开平境内才退回会城。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早上，日本侵略军路经大泽墟时，就窜入沿返会城的新开公路两旁的乡村内，放火烧屋，奸淫抢掠，到处杀人。尤以退回到许坑、井岗、李苑、莲塘等乡村时，其残酷手段，真是惨绝人寰！靠近新开公路边的夫人庙市，天天早上群众都集市做买卖，那天因不知日本侵略军返回会城，一早就有做买卖的群众四十人在市上。日本侵略军退到这里，就把该市包围起来。这几十名群众突然被围，正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一个靠捉“田鸡”为活名叫郑吉的较为机警，一见日寇就迅速连爬带滚，滚落旁边生满荆棘的小河内躲藏起来得以幸免外，其余均被日寇抓起来。被抓的人中，除井岗乡私塾教师梁统润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外，都是青壮年。日本侵略军随即强迫那三十八名青壮年一排地跪在地上，同时又强迫梁统润跪在对面面向他们之后，就用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